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飞凤潜龙

(香港) 梁羽生 著

第一回 古怪离奇的考试

他若死了，要你偿命！

剑戟如林，刀枪似雪。白玉堂前的两排卫士，人人都是睁大了眼睛，目光集中在一个少年武士的身上。

这少年武士对周围的一切却似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众人的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他也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另一个人。

这是一个躺在胡床上的病人，穿的是金国御林军军官的服饰，身材很魁梧，但面如金纸，气息奄奄，好似随时都会死去的样子。

排在最后的两名卫士窃窃私语：“咱们的王爷如此郑重其事倒是少见，你可知道这少年是什么人？”“听说是济亲王檀元帅保举来的，名叫鲁世雄，是檀元帅一个老部下的儿子。檀元帅对他十分赏识。”“哦，这就怪不得咱们的王爷对他如此看重了。”“不然，不然。檀元帅和咱们的王爷都是铁面无私的人，这个人若不是有真实的本领，咱们的王爷决不会任用。你瞧，现在不就是要他当众考试，以示无私吗？”“考的什么试呀？为什么把患病多年的祈参将也抬了来？”“这我就知道了，不过，反正也就会揭晓了。禁声，禁声，王爷出来了！”

这是金国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的府邸，完颜长之是金国当今皇上的叔父。不过他之所以能够统率金国的御林军，倒并不是凭着皇叔的身份。他的武功极高，是金国的第一高手。

此际，他正在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出来，这个老者是金

国的御医，据说是金国的第二号杏林国手，医术之精，仅在医隐德充符之下。

完颜长之与御医在堂上一坐，顿时鸦雀无声。这肃穆的气氛使得鲁世雄心里也有点惴惴不安。他知道这场考试对他的关系十分重大，荣辱得失，他的整个前途都将决定于这场考试的结果。他是有自信可以通得过这场考试的，不过，考试的时间只有一刹那，这是需要十分冷静，而手术又十分准确的考试。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，气氛又是如此紧张，心情若是稍受影响，下手若是稍有不慎，这后果就不堪想象！

鲁世雄行过了礼，御医问道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鲁世雄答道：“准备好了！”

完颜长之敲了敲桌子，炯炯双眸望着鲁世雄缓缓说道：“你听清楚：他若死了，要你偿命！要是你不愿考试，现在还来得及！”

这样的考试办法比鲁世雄预料的还更严重。不过他仍是镇定地答道：“我愿意接受这场考试。”

完颜长之点了点头，蓦地喝道：“好，开刀！”

朝着病人就是一刀

声音未了，鲁世雄已是倏地拔出一柄尖刀。这柄刀的样式很是特别，和普通的军刀大不相同，有三尺多长，却只有二指之阔，薄得好似透明一般。完颜长之“开刀”二字刚刚出口，鲁世雄朝着那躺在胡床上的病人，马上就是一刀剖下！

那两排卫士虽然听见是王爷叫做了“开刀”的，但在这一刹那，却还是有许多人禁不住惊叫起来！有两个糊里糊涂的卫士，脑筋一时转不过来，还竟然拔出了刀向他冲去，大呼小叫地喝道：“王爷说的，他若死了，要你偿命！你却胆敢把他杀了！”眼看两把明晃晃的军刀就要劈到鲁世雄的身上，完颜长

一击桌子，喝道：“蠢材，退下！”这两个卫士才蓦地明白过来，鲁世雄不是杀人，而是动用手术救人。

鲁世雄眼中只有那个病人，在他身边发生的事情他毫不理会。

肝腹剖开，血光迸现，鲁世雄以迅速灵活的手法，尖刀一旋，就把一个茶杯大的肉瘤割了下来。有两个人立即上来，替病人缝上伤口。他们是御医的助手。

鲁世雄抹了一额冷汗，缓缓地插刀入鞘。但正当他紧张的心情松弛之际，那两个助手忽地又发出惊呼：“祈参将死了！”

完颜长之吃了一惊，正要发作，那御医却微微一笑，摇了摇手，随即指着那两个助手说道：“你们跟我这么多年，怎的还是如此糊涂，连真死假死都不知道？”那两个助手相顾愕然，有一个不敢出声，有一个说道：“他气息都没有了，还不是死么？”

鲁世雄弯腰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王爷放心，他就会活过来的。”说罢取出一支银针，向那病人的额角插入，说道：“他是任脉发病，故而小腹结块。现在我针他的太阳穴，不知对不对？”

他是用后辈的身份，请教的口吻向那御医发问的。不过答案却是不用那御医说了，因为那病人在他拔起了银针之后，已是呻吟的出声，双目也张开了。

那御医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说道：“你的医术很是不错，更难得的是如此镇定，真不愧是医隐德充符的弟子。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确是神乎其技。德充符的弟子尚且如此，德充符应该是天下第一了吧？何以有人说他还比不上柳元宗？”

那御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因为柳元宗对穴道铜人的秘奥已懂得了一半。德充符只怕还是比不上他的。”

完颜长之面色沉重，想了一想，招手叫他的卫士队长过

来，问道：“上一场的武功考试，他的结果如何？”

卫士队长答道：“军中十八名高手，尽都败在他的手下。”

完颜长之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好，很好！你的武功医术都是上上之选，只要再通得过最后的一场考试，你就可以被录用了！”

鲁世雄暗暗吃惊，问道：“还有一场考试吗，不知考的什么？”

“完颜长之道：“不错。这是最关紧要的一场考试！考的什么，何时举行，事前我都不能告诉你。或者是今天，或者是明天，或者是十天半月之后都说不定。好了，你考了两场，想必也很累了，你先去歇息吧。他的房间准备了没有？”

“为什么把我关进石牢？”

卫士队长答道：“准备好了。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好，你现在就陪他去吃饭，让他早点安歇。”

晚餐时候，卫士队长盛筵招待，还找了几个御林军的军官来作陪客。这些人都把鲁世雄当作未来的同僚看待，纷纷向他道贺，说这样难的两场考试他都通过了，最后一场想必也是不成问题。卫士队长却道：“我可是有点不懂，又不是要你当医官，为何要考你的医术？你可知道王爷要你做什么呢？”

鲁世雄只知道考上了就能“录用”，这是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亲自答应他的。但完颜长之将给他一个什么职位，他就知道了。不过，他虽然不知，心里却也猜得到几分。不但如此，他还猜想得到，卫士队长这样问他，正是想要试探他究竟猜着了几分的。

于是鲁世雄装作漫不经心地随口答道：“或者因为王爷知道我学过几年医，所以试试我的医术吧。只要能给王爷效劳，

王爷任用我作什么，我都是高兴的。”

晚餐过后，已是将近二更时分，卫士队长亲自提了灯笼，带他入房歇息。走过弯弯曲曲的回廊，到了一座石屋前面，卫士队长说道：“就是这间房了，你早点安歇吧。养足精神，好好准备最后一场考试。”

鲁世雄一踏进房间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卫士队长已是在外面把门关上！听那沉重的声音，鲁世雄立即知道这是一道铁门！

房间里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鲁世雄伸手摸索，这个房间竟然是空荡荡的连一张床都没有，除了四面冰冷的石壁之外，就只有同样冰冷的四根柱子，从触觉上知道不是石头，但究竟是什么柱子，就分辨不出了。

“这分明是座石牢，谈得上什么安歇？”饶是鲁世雄胆大，此际也不禁有点着慌。“为什么把我关进石牢，难道王爷竟是对我起了猜疑？”

“我说你是奸细！”

鲁世雄是一个十分冷静的人，碰上这样的意外之事，初时不免一惊，但想了又想，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丝毫可以让人怀疑之处，这颗心也就渐渐定下来了。

“当然，完颜长之是决不会无原无故地捉弄我的，他这样摆布我，其中定有用意，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”鲁世雄百思不得其解，索性不去想它。想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我既自问无他，又何必猜度王爷的用意。还是听他的吩咐，养足精神，准备应付那最后一场随时可能来到的考试吧。”

鲁世雄不怕王爷对他猜疑，但想起这场考试，却是又难免有点心烦了。“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古怪离奇的考试呢？”一个对于已知的事物，是有勇气应付的，但现在他好像给蒙上了眼

睛，给人推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去接受不可知的命运，即使他有自信可以通过任何危险的考试，也难免忐忑不安了。

不过由于他在白天经过了那么紧张的两场考试——上午是和御林军的十八名高手比武，下午是在刀枪林立的心理威胁之下，施用手术救人——也当真是心力交瘁了。因此，他虽然忐忑不安，渐渐也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朦胧中忽地如有所觉，久经训练的鲁世雄顿时就跳了起来，黑牢中似乎有些异样，本来是极为寂静的黑牢似乎有了点什么声息！

这屋子里有人！

鲁世雄立即就想扑过去，心念电转，连忙煞住。要知他是在御林军统领的府邸，是一个防卫得何等森严的地方！这石牢密不通风，连苍蝇也飞不进来，屋子里若然有人，还能是什么人呢？

那个人不待鲁世雄喝问，先已出声，口音怪极，好似捏着鼻子说话，而且说的不知是哪个地方的方言：“咯伦科尔库钦哈巴！咯伦科尔库钦哈巴！”

鲁世雄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人又重复说了一次“咯伦科尔库钦哈巴”！鲁世雄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！”

突然间，黑牢里大放光明，原来那四根柱子乃是水晶柱子，中间镂空，里面点燃了巨大的牛油烛。

就在屋子里突然明亮之际，那人指着鲁世雄道：“我说，你是奸细！”这次说的是地道的“大都”（即今北京）口音。

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换了任何一个人只怕都要大吃一惊，但鲁世雄表现出来的只是愤怒的神色，并没吃惊。

甚至连愤怒的神色都是假装出来的，不过假装得很像，再精明的人都难以觉察。

鲁世雄在表面愤怒的掩饰下，冷静地观察了那个人。

“我是来救你的！”

只见这个人不过五尺高，却有一个斗大的头颅，与身体的比例极不相称。头上发如乱草，脸上木然毫无表情，令人一见就禁不住心中有几分寒意。

鲁世雄大声说道：“为什么说我是奸细？我和你到王爷跟前对质去！”

这人冷笑道：“哼，对质？是王爷叫我来拿你的！王爷早已知道你是奸细了！”

鲁世雄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，我不相信！”

这人大笑道：“哈哈，你不相信？你还在做着功名富贵的美梦？你想想看：你是檀元帅保荐来的人，如果不是因为王爷早已知道你是奸细，他焉会把你关进这个石牢？”

鲁世雄道：“好，那你就应该把我缚去呀，和我罗里罗唆地多说干什么？”

这人笑道：“你终于承认是奸细了吧？”

鲁世雄道：“谁说我承认了，我一身清白，不怕旁人诬蔑。你马上带我去见王爷，我可以早些求个水落石出！”

这人叹口气道：“蠢材呀，蠢材！你以为还可以蒙混得过吗？王爷早已掌握了证据，对你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了。你死不足惜，却误了大事了！”

鲁世雄陡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人忽地摇了摇手，说道：“小声点儿。你不用害怕，我是来救你的！”

鲁世雄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用不着你救！”

这人说道：“真人面前别说假话！到了现在你还和我装腔作势做什么？我和你一样，都是从江南来的。你混进了檀元帅的兵营，当了军官；我混进了完颜统领的王府，当了卫士。你

明白了吧。”

鲁世雄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‘临安’（南宋首都，即今杭州）的奸细！”

这人答道：“彼此彼此。幸亏今晚是差遣我来，否则你已经在已经是身首异处了。闲话少说，赶快走吧！”

鲁世雄道：“好！”走近这人身边，突然便是骈指一戳，点他的太阳穴！

这人冷不及防，侧头闪避之时，额角已是给他的指头戳着，只听得“卜”的一声，如触败草，竟不似血肉之躯。

鲁世雄大叫道：“拿奸细呀！”

这人的本领也好生了得，一个盘龙绕步，避招进招，反切鲁世雄的脉门。鲁世雄闪电般地拔剑出鞘，刷地便是一剑刺去！

黑牢中的恶斗

这人的身手也是矫捷之极，鲁世雄这里一剑刺去，他那里亦是刀已出鞘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刀剑相击，火花四溅！

这人身形一晃，鲁世雄紧接着一招“白虹贯日”，刺他前心。不料一剑拂空，这人已绕到了他的背后，刀劈他的琵琶骨。

鲁世雄头也不回，反手一剑格住他的宝刀，正要使出内力，震落他的兵刃，这人不待招数使出，立即变招换位，一个“铁牛耕地”，刀光闪闪斫他双足。

鲁世雄一跳闪开，虽是闪开也禁不住心头微凛：“这人的本领真是不弱，我倒不可以轻敌了！”

刀来剑往，越斗越紧。这人的刀法古怪之极，兵器中本来是用刀主刚，用剑主柔，但这人的刀法轻灵迅捷，却是兼有剑法之长。鲁世雄凝神应付，把平生所学都施展出来，还是给他抢了先手。

这人一口气斫出六六三十六刀，快得难以形容。鲁世雄步步后退，眼看就要给他迫到墙角，鲁世雄蓦地喝声：“着！”轰然声响，一剑刺穿了他的“脸皮”。原来鲁世雄是以退为进，用的“骄敌”之计，诱使对方急攻，这才能够把握最适当的时机，使出最精妙的剑术！

鲁世雄的动作快到极点，一剑刺穿他的“脸皮”，跟着就点他穴道。可是他却料不到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有一个人比他更快，就在他那接着的一剑，剑尖即将刺着对方的穴道之际，忽听得“叮”的一声响，鲁世雄虎口一麻，长剑已是给另一个人的暗器打落！

这个人的暗器不过是一枚梅花针！

梅花针是分量最轻的暗器，居然能打落鲁世雄手中的长剑，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。但这人的武功之高，还不止此，这牢房里只有鲁世雄和那大头怪人，用梅花针的这人几未现身，当然是在屋子外面的了。这个牢房四面石壁并无窗户，显然这枚梅花针又是从一个鲁世雄未曾发觉的小孔打进来的。暗器打得如此之准，可想而知，这人的听风辨器之术已臻化境！

他的惊愕还不仅仅是因为手中长剑给人打落，还有一件令他更感到意外的事情。

那大头汉子“脸皮”给他刺穿，忽地把“脸皮”剥下，只见秀发如云，长眉入鬓，眼如秋水，脸似凝脂。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个十分美丽的少女！原来她是戴着面具的。鲁世雄早已知道对方是戴着面具，不过却不知道“他”是女子，而且是这样一个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美女！

就在这时，有人推门而入，哈哈笑道：“最后一场考试，已经完了！”

第二回 穴道铜人的秘密

王爷的干女儿“冲天凤”

这个推门而入，哈哈大笑的人，正是这座王府的主人——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。

鲁世雄这才知道，原来今晚的遭遇就是完颜长之所安排的最后的一场考试，心里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：“侥幸！”

“但愿这当真是‘最后’的一场考试，要不然，倘若还有什么古怪的花样，我可就真是要吃不消了！”

当然，这个答案只有完颜长之知道，但看他满面笑容，看来他对鲁世雄的考试成绩已经很满意，“大约不会再给我出什么难题了吧？”鲁世雄心想。

完颜长之笑道：“你们是不打不相识，来，来，来，我和你们介绍介绍，他是檀元帅最赏识的少年将领，名叫鲁世雄；这是小女，闺名飞凤。”

鲁世雄吃了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小将不知是王爷的掌珠，冒犯‘格格’（金人称郡主为‘格格’），罪该万死。”

鲁世雄嘴里说话，心里可有点疑惑，“檀元帅曾经说过，完颜长统领只有一个儿子，并没女儿。难道檀元帅还不清楚他的家人子女？莫非这位飞凤格格，就是就是——”

完颜长这似乎看出他的疑惑，说道：“飞凤虽然是我的干女儿，但我却是最疼爱她的。她的武功是我亲自教的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”

鲁世雄这才恍然大悟，心想：“这就对了。原来她就是那头‘冲天凤’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原来完颜长之有一个复姓“独孤”的家将，曾跟完颜长之出生入死，身经百战。在某一次与南宋的战役中，这位独孤家将不幸战死，留下一个幼女，由完颜长之收入王府，抚养成人。独孤飞凤武艺高强，人又能干，完颜长之十分宠信她，不但王府的事情她出得主意，甚至许多军国大事，完颜长之也让她参与机密。她经常独自骑马在京城行走，有些浮薄少年，不知她的来历去调戏她，给她打个半死。这样的事情闹了几次之后，大都的人都知道她了，谁也不敢惹她。而她也就得了一个绰号叫做“冲天凤”。鲁世雄是到了大都之后，才听人说起“冲天凤”的事情的。不过，这些人也还不知道“冲天凤”是王爷的干女儿。

鲁世雄知道了面前的这位姑娘的身份之后，哪里还敢怠慢，忙恭维道：“格格武艺高强，小将十分佩服！”独孤飞凤“哼”了一声，爱理不理的样子。

完颜长之笑道：“凤儿，你虽然输了一招，也算不得是失了面子的事。你不知道，咱们军中的十八名高手尽都败在他的手下呢！你只输一招，算得了什么？怎么样，你对他的武功也应该很佩服了吧？”

“为何你不杀她？”

独孤飞凤撅着小嘴儿道：“不错。他这一招虽然取巧，也算得很不错了。不过，他的武功不错，爹爹，你这一着，却是错了。”

完颜长之怔了一怔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句话的意思可是说得不大清楚。凤儿是在埋怨我呢？还是在说我今晚的安排不当呢？回头倒要好好地问她。”

于是完颜长之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这枚梅花针是发得迟了一些，累你受了惊恐了。怪不得你怨我，我也觉得惭愧呢。这几年来我疏于练习，暗器的功夫是差得多了。”

完颜长之又回过头来对鲁世雄道：“你的武功之高，也是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本以为随时可以打落你手中的长剑的，让你只是点到即止，赢了一招，便可收场。不料你的出剑竟是如此之快，险些把我的凤儿伤了。不过，也幸亏你没有伤着她，否则，嘿嘿，只怕我那一枚梅花针，也就不是这样打法了！”

鲁世雄悚然暗惊，心里想道：“好在我警觉得早，知道她是戴着面具，就只想揭开她的庐山真面目，根本没想到要伤她。否则大事可就坏了。”要知像完颜长之这样的呼风辨器之术已臻化境的人，若然鲁世雄那一剑是想伤人的话，出手定然较重，一重完颜长之就会听得出来，那时他为了要有效地制止鲁世雄，那枚梅花针多半也就射入鲁世雄穴道。鲁世雄受伤不打紧，一生的前程也就要因此毁了。

鲁世雄心里暗暗吃惊，神色却是丝毫不露，说道：“王爷的梅花针真是神乎其技，如此高明的暗器功夫还说已嫌荒疏，像我这样粗浅的三脚猫功夫，当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了！”

完颜长之笑道：“你也不必太过自谦，以你的武学造诣，用不了十年就可以赶得上我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个疑问，想要请教！”

鲁世雄垂手说道：“不敢，王爷请说。”

完颜长之忽地面色一变，说道：“在刚才那样的情形之下，她已经说出她是南朝奸细的身份，为何你不杀她？难道说你已经猜得到她说的乃是假话。又或者你已经知道她是什么人？”

鲁世雄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小将实是不知。不过，此事既是王府之内发生，不管她是什么人，小将认为，总是该由王爷

发落才是。所以，小将不敢擅自杀人。”

完颜长之哈哈笑道：“对，你做得好极了，武功好的人还容易找，像你这样小心谨慎、做事极有分寸的人却是难找。好，你这最后一场考试，成绩我是十分满意。现在我要给你安排差事了。不过，我得先问问你的意思。”

中国的国宝

鲁世雄道：“但求得在王爷麾下效力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；执鞭坠镫，均属所愿。”

独孤飞凤忽地盈盈起立，衿衽一礼，说道：“爹爹，你们要谈正事，女儿告退。”

完颜长之笑道：“你在这里也无妨。”

独孤飞凤道：“不啦，你给鲁将军安排差事，也不必我在这里，并且我还有点事情呢。”

独孤飞凤一脸冷漠的神气，好像对鲁世雄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，又好像是另有心事，魂不守舍的样子。鲁世雄只道她是因为败在自己的手下，心存芥蒂，故而装出这副冷漠的神情。鲁世雄也不怎样放在心上。

独孤飞凤走后，完颜长之缓缓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会给你什么差事？我告诉你：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，全都想错了。我无须你赴汤蹈火，更无须你执鞭坠镫。因为我根本就不是要你在我的‘麾下’作征战之事。”

鲁世雄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任凭王爷差遣，王爷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”

完颜长之接下去说道：“本来你一身武艺，是应该图个军功出身的，但现在我想给你的差事，却是要你似苦读寒窗的举子一样，整天关在屋子里的。也许你就默默无闻地过了一生，什么功名富贵都得不到，你愿意吗？”

鲁世雄道：“我只知道为王爷出力，是王爷吩咐的我都愿意。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好，那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。我先问一问你，你可知道‘穴道铜人’是什么吗？你的这件差事必须从穴道铜人说起的。”

鲁世雄道：“不知。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你的大师父从没对你说过吗？”言下似乎微有诧异。

鲁世雄道：“没有。”

完颜长之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，你的大师父倒是真能守口如瓶。我现在告诉你吧，这穴道铜人乃是中国的国宝！”

鲁世雄道：“哦，是中国的国宝。那么对咱们有何用处？”

完颜长之得意笑道：“但现在则是咱们金国的国宝了，十年前咱们攻破汴京（今开封，北宋京都），掳了北宋徽、钦二帝，宋室因此被迫迁往江南。咱们捉了他们的两个皇帝不算怎么稀奇，得了这穴道铜人可宝贝了！”

“人人梦寐以求，只有一人例外。”

鲁世雄问道：“不知穴道铜人有何好处？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这铜人身上刻有最详细的穴道部位，经络分明，任何武学典籍与医书，关于穴道的研究，都没有这个‘穴道铜人’的详细精微。因此这个铜人对于武学医学，都有极大的价值。武林宗师，杏林国手，梦寐以求的就是能见一见这个铜人。”

鲁世雄对武学医术均曾下过苦功，一听便即明白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当真是稀世之珍了。”

完颜长之歌了一歌，望了鲁世雄一眼，说道：“你的大师父是我国国手，你的二师父又是武学名家。听说你的大师父对

针灸一门，尤其专长。想必你对于穴道也是颇有研究的了？”

鲁世雄字斟句酌地答道：“人身经脉复杂之极，据已知的医学著述，就有十二经筋，十五脉络，又有奇经八脉与脏腑中之若干隐穴。我的大师父曾对我说，他对于穴道的探究，已经清楚明白的尚未到十之二三。师父的本领传给我的又未到十分之一，是以我实在还谈不上‘研究’这两个字。”

完颜长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太谦虚了。不过人身经脉穴道的秘奥，的确也是足以令天下才智之士蹙眉兴叹。这穴道铜人，我们曾聘请了数以百计的武学名家，杏林国手、共同研究了十年，至今尚未能穷悉其中秘奥！”

说到此处，完颜长之忽地停了下来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因此，我有一个疑问，至今未解。这穴道铜人本来是杏林国手、武学名家梦寐以求但愿一见的宝贝，所以经过我聘请的人，无不欣然而来，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，这个人就是你的大师父！”

鲁世雄道：“我的大师父从未和我提及此事，我也不知其中缘故。但据我所知，我的大师父在十年前就患了不治之症，凭着他的精妙医术才能苟延至今的。他的病症只能传授他已知的东西，却是不宜再用脑的了。”

完颜长之：“原来如此，这就怪不得他宁可放弃这样宝贵的机会了。你别误会，我对你的大师父是绝对没有疑心的，要不然我也就不会接受檀元帅的推荐，要你来了。我只是想知道他那次不来的原因而已。”

鲁世雄道：“小将明白，对王爷的栽培，小将十分感激。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你的大师父只知道有穴道铜人，还有一件宝物，则是他未曾知道的。这件宝物和穴道铜人有连带关系，我一并和你说了吧。这是宋宫的第二件宝物，论价值不亚于穴道铜人，说来倒有一个故事。”

“赵匡胤是个武学高手!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你和宋国打过仗，对宋国的历史或许知道一些，宋国的开国之君赵匡胤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”

这一问颇出鲁世雄意外，当下小心答道：“我只听说南宋现在的皇帝赵构是个昏君，至于他们的开国之君，年代久远，军中谈论他的人已经不多了。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那么也总有谈到一些吧？”

鲁世雄道：“听说他本来是个统兵的大将，他的部下在陈桥举行兵变，篡夺了后周，拥立他为帝的。据说赵匡胤打仗的本领倒还不错。”

完颜长之笑道：“赵匡胤不仅是个有军事才能的将领，他还是个武学高手呢！”

鲁世雄道：“真的吗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！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在你们军中，‘太祖长拳’和‘二圣棒’是不是相当流行？”

鲁世雄道：“学这两套拳棒的人是相当多，不过据我看来，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拳术棒法。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那是因为后来所学的人不得真传的缘故，这两套拳棒其实是相当精妙的。但我要谈的不是拳棒的本身，而是这两套拳棒的来历，你知道吗？”

鲁世雄道：“小将孤陋寡闻，请王爷指教。”

完颜长之道：“赵匡胤是宋太祖，‘太祖长拳’那是赵匡胤当年称雄江湖的一套拳术。至于‘二圣棒’的得名则包括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在内，他们兄弟二人都长于棍棒，赵匡义后来弟继兄位，是为宋太宗，故此与赵匡胤合称‘二圣’。赵匡胤出身微贱，早年曾闯荡江湖，后来才以军功出身，做到后周的大将。他曾有‘一条棍棒打平四百军州’之说。赵匡义的武艺